

跨文化阐释视角下衢州红色文化外宣翻译现状及对策

朱婉清 严春妹 (通讯作者)

(衢州学院)

摘要: 从跨文化阐释视角研究红色文化外宣翻译现状, 深刻剖析衢州地区红色文化资源翻译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并提出相应对策, 有利于提升衢州红色文化外宣文本的翻译质量, 从而推进我国红色文化传播。

关键词: 跨文化阐释; 红色文化外宣; 翻译; 现状及对策

The Status Quo and Countermeasures of Quzhou Red Culture Publicity Transl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ross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Zhu Wanqing Yan Chunmei Correspondent Author

(Quzhou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paper studies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red culture public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ross-cultural interpretation, deeply analyzes the problems in the translation of red culture resources in Quzhou, and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which is conducive to improving the translation quality of red culture publicity texts in Quzhou and promoting the dissemination of red culture.

Keywords: cross-cultural interpretation; red culture publicity; translation; current situation and countermeasures

一、跨文化阐释

跨文化阐释即在翻译异质文化给本国读者时, 使用本国读者熟知的文化意象替换或解释异质文化, 使本国读者理解, 或反过来亦可。^[1] 中华文化在悠悠岁月中不断汲取各种优秀文化营养, 自成一派, 在历史传统、人文背景、社会价值观和审美取向等方面都与其他文化大相径庭。并且, 随着国家之间的文化不断渗透, 相互影响, 人们观念发生转变, 使得红色文化的传播面临一定问题。红色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激励中华儿女奋勇前行的强大精神力量, 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强大理论基础。红色文化想要走向世界, 就必须对其文化符号进行探究重构, 从文化的整体视角进行跨文化阐释。

跨文化阐释作为跨文化研究与阐释学的结合, 既是对跨文化研究的推进, 又是对阐释学的发展。王宁提出跨文化阐释式的翻译“不必仅仅拘泥于所谓字面上的忠实, 而是更注重从文化的整体视角来考察如何准确地将一种语言中的文化现象在另一种语言中加以再现, 尤其是忠实地再现一种文化的风姿和全貌。”^[2] 所以, 跨文化阐释不能等同于纯粹的翻译, 任何过度的解读也许能让一种概念在另一种文化中重获新生, 但是如果用力过猛则会使其偏离原作; 过于“忠实”的翻译则未能填补文化空白, 无法表达出源文化的价值体系。

因此, 译者须“预估跨文化阐释的潜在效应, 合理利用文本的相对稳定性和开放性, 发挥翻译主体性”^[3]。在同时具备多种文化素养的前提下, 明确自身阐释意愿, 运用适合的跨文化阐释策略, 从文化符号看到文化底蕴, 从文字表意扩充到更广阔的文化空间, 由此在将中华文化以目标语言展示出来时, 不失其中特殊的文化内涵。

二、衢州红色文化外宣翻译现状

(一) 缺乏外宣意识, 开发程度低

衢州素有“四省衢通, 五路总头”的美誉。当年红军在江西建立红色革命根据地期间, 衢州就是江西苏区通往国统区的重要经济走廊。1931年9月至1933年3月, 中央红军曾先后8次攻打衢州, 开化华埠镇及县城、江山廿八都镇、常山球川镇等地多次留下红军战斗的足迹。“八打衢州”将红色革命之风吹向衢州, 使衢州成为联结红区与白区的渗透地与缓冲区, 成为向苏区输送各种物资的重要经济通道, 当地百姓最早持续受到了红色革命的影响。

根据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公布的《浙江省革命遗址普查报告》显示, 衢州市共有革命遗址110处, 年代主要集中在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时期(图1)。其中已有外宣英译文本的红色纪念馆有6处, 分别为杜立特行动纪念馆、侵华日军细菌战衢州展览馆、浙西革命斗争纪念馆、常山西源革命纪念馆、华岗纪念馆、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大陈纪念馆; 6处红色纪念馆中外宣文本较为完善的仅有2处, 分别为杜立特行动纪念馆和常山西源革命纪念馆(图2); 其余4处纪念馆的英译文本仅限于事件名称, 数量较少。

浙江省革命遗址年代分布表

年代地区	党的创立	大革命	土地革命	抗日战争	解放战争	解放后兴建
杭州市	39	10	17	12	6	47
宁波市		52	55	237	120	78
温州市	1	25	49	61	44	59
湖州市	2	6	13	51	7	14
嘉兴市	7	13	8	32	18	31
绍兴市	3	21	16	61	25	48
台州市	3	15	89	48	49	48
金华市	2	17	74	75	20	68
衢州市		3	52	32	14	9
舟山市		7	2	27	22	14
丽水市	8	10	226	142	44	35
合计	65	179	601	778	369	451

图1 浙江省革命遗址年代分布表 (源自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

衢州红色文化英译现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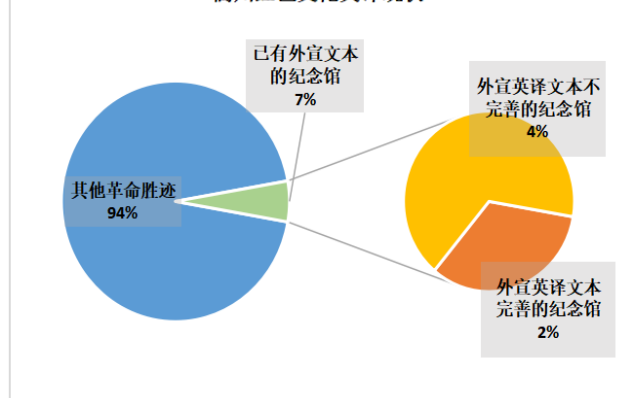


图2 衢州红色文化英译现状

虽然衢州红色旅游资源比较丰富, 但是政府对红色文化的重要性认识不足, 缺少必要的经费投入, 导致对其研究不够, 开发不深, 无法充分挖掘红色文化的价值, 不利于推进衢州红色文化的弘扬进程, 也不利于为“讲好中国故事”提供优质文本。

1. 纪念馆基础设施不够完善。因历史原因,衢州红色文化资源多分布在偏僻山区,经济发展及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落后,且大多数红色纪念馆由于年代久远,往往陈旧不堪。馆内展览形式单一、管理服务不到位、信息传播不力等问题明显。

2. 红色外宣文本不够规范。红色文化纪念馆的简介文本中英译多采用直译或意译方法,对特定概念解释说法不一,且没有充分结合史料,站在跨文化阐释的视角严谨地阐释革命文化中的情感因素。

3. 红色文化素材英译覆盖率低。经前期走访调查,发现英译文本较为完善的纪念馆仅占总数的2%,覆盖率低且对具体事实叙述不够、不细、不深,缺乏对相应外宣文本的重视。

(二) 缺乏外宣专业素养,译文质量参差不齐

衢州大部分红色文化纪念馆展示内容采用中英文结合的方式,但仍有不少纪念馆只有中文介绍而无英文注释。采用中英双语讲述红色历史,为大众提供完整准确的范本,使红色文化能更好地被国外受众所理解,达到传播文化、弘扬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目的。但是通过实地考察、查阅文献、阅读县志、深入研究后发现,译者在翻译上出现用词不当、译文内容与历史背景不符、删除或简化原文有用信息、缺乏源语中特有的文化现象的必要注释等问题,导致红色精神无法准确通过译文对外传达,甚至使受众者不知所云。以浙江省衢州市常山西源革命纪念馆为例开展问题分析。

例1:这些精神是浙西人民在曲折前进的征程中战胜困难和挑战,不断取得胜利的强大精神力量和宝贵精神财富。

They are the great spiritual power and wealth of the people in the western Zhejiang overcoming difficulties and challenges to achieve victories in their journey of zigzag progress.

讨论:该句中的power一词欠佳。power一词指某人或某事去改变和影响某事的能力,常指物理方面的力量,也用于描述控制他人的能力和控制局面的权力。因此,在某些方面,power是一种负面的且带有支配意思的表达。而原句中提到的精神力量,如该句的出处提到的“对党忠诚。依靠群众,艰苦奋斗,百折不挠”的麻山革命精神,是一种积极向上的正面的精神,并且是由当地人民在伟大革命斗争中历练出的代代相传的革命精神,不属于物理方面产生的力量,所以,power一词作为原句中“精神力量”的翻译不妥。笔者认为此处采用strength更佳,该词属于正面词汇,通常指来自于内部,来自个人或团体,指心灵的力量,更符合语境。

例2:转为领导游击战争 Turned into Guerrilla war

讨论:第一处中的war一词运用不恰当。war是战争的统称一般指包括多个战役的大规模战争;warfare多指某种战术或战争,强调“交战状态”。warfare是不可数名词,war可数和不可数名词都可以,所以“一场战争”不能说a warfare,只能说a war。本例中,游击战争的核心是“游动攻击”这种斗争方式,以袭击的战法为主。“warfare”侧重战争状态或具体的作战方法,更突出游击战的巧妙与灵活;且“转为领导游击战争”中的“战争”一词指游击战争这种形式,并不是某一具体的战争。因此,使用warfare一词更为恰当。

作为衢州重要的红色文化传播基地,常山西源革命纪念馆相关的红色文化外宣资料的英译质量不但影响到受众对纪念馆资料的正确解读,甚至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形象。译者作为跨文化阐释的主体,其在翻译过程中的自身意愿与策略运用直接关系到目标语使用者的理解深度。然而目前的红色文化外宣英译文本在用词、句法、特定意象阐释等方面的问题依然比较突出。

1. 翻译过程中对红色文化素材的理解不够深入。红色文化纪念馆是国内游客了解和学习红色精神的重要基地。但是,许多红色文化纪念馆在外宣资料的英译过程中,往往将红色故事与革命年代的时代大背景剥离,运用直译法翻译一些文献资料,对红色文化素材的理解不够深入。

2. 译文的表述缺乏统一的标准。经调查研究,目前基于红色文化资源构建的语料库数量较少,且内容较为零散,不够深入。对于专有名词的翻译,如八一起义、北上抗日、反围剿战争等,译者未采用统一的翻译标准,以至于出现“一词多译”的现象,不利于我国红色文化的规范传播。

3. 翻译过程中忽视了中外文化差异。外宣文本并非自上而下的灌输,而是站在受众的视角下营造易被接受的学习语境与文化场景。在很多纪念馆的翻译中都未重视外语与汉语之间的文化背景差异,使得行文结构与遣词造句均存在一定的问題,有时甚至会陷入无法解读的困境,不利于红色精神内涵的正确传递。

(三) 目标语种单一,缺乏世界视角

近代中国积贫积弱,人民饱受磨难。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抗日战争的号角在东北吹响,这是一场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正义战争。浙西南根据地于1935年5月份正式创立,正是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后中国革命处于最低潮时候,南方游击战争处于最艰苦、最困难斗争阶段,衢州地区的红色文化在此期间逐渐成熟并发展起来。

然而,现有的红色文化外宣材料多为中英译本,存在目标语

种单一的问题,缺乏如日语、韩语、朝鲜语等同样具有重要文化宣传意义的译本;在中英双语翻译质量趋于成熟的同时,其他语种的翻译被严重忽视。我国红色文化主要形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年代,与周围邻国有着深厚的渊源。因此,为增强在东亚邻国的红色革命精神影响力,外宣材料目标语种的扩展的工作十分必要,其在加快红色文化走出国门的同时,也彰显了我们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与文化自信。中日韩朝四国虽然均属于东亚国家,地理位置靠近,在文化上有相近之处,但是由于在政治体制上存在差异,难免出现“文化缺省”的难题,如果这得不到很好的处理,很难体现出红色文化中蕴含的精神价值,更难引起受众的共鸣。只有进一步丰富外宣文本的目标语种,提升翻译规范化和准确化程度,提高译者的责任意识和职业道德,才能更好地帮助红色文化走向世界各地。

三、红色文化外宣翻译的优化对策

(一) 提高社会各界对红色文化外宣文本品质提升的重视。红色文化作为中国革命时期特色文化和民族奋斗历史的写照,其教育、资源保护和经济带动作用得到了国家层面的充分重视。在贯彻新政策的路上,全社会要为红色文化的发展提供足够的保障。从政府层面而言,首先,投入足够的资金,以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为本;其次,设立红色文化外宣部,整合当地红色信息,开通红色文化对外传播的直通车。各基地工作人员首先要聘请专业团队展开研究并及时将成果落地,提高英译文本的覆盖率与正确率;加强工作人员的岗位职责意识,定期展开技能培训,不断改进陈列方式,创新展示载体,将传统文化和现代科技手段有效结合起来。全社会应共同努力,关注并参与到红色文化外宣领域。

(二) 配更多语种,助力红色文化走向世界。针对目标语种单一的问题,相关部门要持续发挥承担文化职能的作用,使红色文化外宣文本多语种的扩充与完善有章可依,破除红色文化传播困境。各地纪念馆要大力加强对红色文化的保护与宣传,聘请专业团队翻译多语种外宣文本,并在已有的英译材料上加以改进,对抗战时期的红色文化资源文献资料进行多语种收集、整理、评价、翻译及外译对策与方案研究,形成规范丰富的外宣范本,供大众学习与使用;定期开展研学活动,发挥纪念馆的教育优势,培养青少年的文化认同感与弘扬先辈伟大精神的责任感。高质量的多语种翻译离不开优秀的翻译人才,教育部门也需要重视其他语种翻译人才的培养,与当地高校保持良好合作,联合招生,共同培养,助力红色文化走向世界。

(三) 运用跨文化阐释方法翻译红色文化,构建红色文化语料库。跨文化阐释注重从文化的整体视角来考察如何准确地将一种语言中的文化现象在另一种语言中加以再现。^[4]译者在研究与探索红色文化的跨文化阐释过程中,在“忠实”翻译阐释的基础上把握红色文化中的情感元素,致力于事件实况、历史背景、社会背景三者的有机结合,关注红色文化深层内容中人文精神方面的关怀与理解,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平等交流与对话。在对大量红色资源开展研究的基础上,构建系统的红色文化语料库,提供规范文本,供学者参考与大众学习。依据互联网构建小而精、具有“微”特点的非学术性、应用性微型语料库,为大众提供一个简洁明了、方便快捷的平台来查阅专有名词的相关知识。模糊概念一经被解释,得到大众认可,便于实现语言的统一和共享,提高外宣的权威性、精准度。同时,纪念馆工作人员与翻译团队合作,通过微信公众号的形式广泛传播,调动全社会的力量,鼓励、引导、吸收社会各方面参与红色文化的宣传工作,逐步提升红色文旅资源的英译文本品质,做好外宣语言统一工作。

四、结语

中国的红色文化不是红色和文化的简单相加,而是将中国历史文化中红色寓意与社会历史实践的思想有机整合;红色文化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不断地选择、融化、重组、整合中外优秀文化思想的基础上所形成的特定文化精神和文化形态。^[5]依托规范化的语料库建设,将红色文化、跨文化阐释和外宣工作三者深度融合,形成红色资源跨文化传播的新局面,为红色文化的外宣文本完善及传播提供新方式,助推我国的文化自信建设与红色文化“走出去”进程,用地道的语言讲好中国故事。

参考文献:

- [1] 孙瑜. 跨文化阐释综述[J]. 海外英语, 2021(23):179-180+187.
- [2] 王宁. 翻译与跨文化阐释[J]. 中国翻译, 2014,35(02):5-13+127.
- [3] 彭勇德. 译者的跨文化阐释: 意愿与策略[J]. 绍兴文理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 2020,40(03):102-108.D0I:10.16169/j.issn.1008-293x.s.2020.05.014.
- [4] 王宁. 翻译与跨文化阐释[J]. 中国翻译, 2014,35(02):5-13+127.
- [5] 吴明刚. 关于红色文化研究若干问题的思考[C]//. 红色文化论坛论文集...2012:30-37.

基金项目:

衢州学院 2022 年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红色文旅资源的跨文化阐释及微语料库构建”(项目编号: 202211488021)的研究成果。